

蔣一談發表新書《透明》

難堪之處 俯身拾起同情心

知名作家蔣一談的短篇小說，往往總有窮盡內心的執着——他從不願意給內心留存情面，他的筆鋒向來有殺伐氣，無論是《伊斯特伍德的雕像》、《魯迅的鬍子》，還是《赫本啊赫本》、《棲》，抑或是四月剛出版的《透明》，似乎是指哪兒打哪兒，一劍封喉，穿透力從不受限於具體的物理時空。他討伐過的內心主要有：困惑、孤獨、狼藉、虛無、承受、理解……也許在蔣一談藝術建構那裡，內心才是更確實的存在，外在的身體或許只是內心的某種虛構物而已。

文：潘啓雯

與那些宣洩個人情感、速印男女外遇、臨摹鄉村野合、影射官場暗戰、挖掘歷史陰謀、複製商場黑暗的其他寫作者不同，蔣一談《透明》的8個故事——《發生》、《故鄉》、《跑步》、《二泉不映月》、《地道戰》、《在酒樓上》、《夜空為什麼那麼黑》、《透明》都把人物放到家庭之中，用「家庭」帶動和襯托每一個故事。在那些故事裡，主人公們被放在各式各樣流動的境遇當中，反而更清晰地聽到他們生命的別樣困惑和吶喊。



蔣一談 網上圖片

做一個合格、有尊嚴和有理想的父親？

向魯迅致敬和等待靈魂

對於魯迅和魯迅的文化遺產，蔣一談似乎有某種特殊的「情結」，在這部短篇小說集裡有頗多魯迅的影子，比如《故鄉》和《在酒樓上》，作者其實是在用另一種獨特的方式向魯迅致敬之時，也通過人物和情節的改寫，延續了魯迅對當下社會的深層次觀照和思考。

《故鄉》裡的老評論家遠走美國，在中西結合的家庭裡常感落寞，只能在網絡世界裡觸碰虛擬的故鄉，而且是正在變異、陷落的故鄉。「知識分子的故鄉何在」或者說「知識分子如何還鄉」，這些在中國語境下產生的話題，談起來不單沉重，而且令人傷感，也可能永遠沒有最佳答案。蔣一談通過寫故鄉來寫知識分子，使得故鄉已不再只是家國理念，而是巨大的精神空間。

在《在酒樓上》裡，阿亮是一位「80後」北漂一族歷史中學教師，前途迷茫且無望。然而，他命運的轉折或因感從偶然收到來自紹興姑姑的一封信開始：身患絕症、每天都算着死期的姑姑想把自己的酒樓和家裡的全部財產合計500多萬給阿亮，「交換條件」是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殘疾表哥阿明……選擇逃離北京，去紹興尋找不是希望的希望，看似「天上掉餡餅」，不過，逃離北京的另一面，也是巨大的責任和犧牲，終究還是純粹地拔去根基，從零開始，盲目無端的美夢可能只是導致負值。有的人，努力進入城市；有的人，城市正企圖拋棄；有的人，似乎就在城中，但生活也岌岌可危。一點點小事，就可能把一個人推向絕望與狂暴的邊緣。就像蔣一談筆下的阿亮那樣，脆弱而恍惚，可看上去，每個人都似乎長了堅強的神經——多麼奇異的眾生相。敏感而謙卑的文心，與洞察力相生相滅。

悲傷和糾結來自精細的雕刻

與短篇小說集同名的《透明》，其故事很「黑暗」：一個安於家庭生活的男人形象，但此種「安於」是一種害怕闖蕩的「安於」，他需要家庭生活賦予其踏實感和安全感。他也因為此種性格遭到前妻的「拋棄」，雖然離婚是他提的，但這僅僅是保留最後一絲尊嚴的無奈選擇。幸運的是，他遇到了情人杜若，讓他過上「想要的生活」，但當個人的「願望」



得到滿足後，才發現生活又橫生了親情問題。他面對非親生的男孩不斷想起自己的親生女兒，並因思念甚至萌生「邪惡」的想法：一面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和沒有愛上的情人、孩子，另一面是自己的血親女兒和丟失的男性尊嚴。

他跟着情人杜若開的「黑色餐廳」彷彿是個隱喻：餐廳裡永遠是黑夜，既能聯絡感情，也能激起想像，看不見光，來吃飯的人借此在黑暗裡卸下疲憊的面具……黑暗裡，情感是透明的，內心的糾結卻是愈加清晰。某天，他在「黑色餐廳」與前妻、女兒相遇，一片漆黑當中，被女兒的那句「爸爸什麼時候回家」觸動，於是開始在前妻和情人的生活之間穿梭，搖擺不定。於是，原先的平衡被打破，他在「失衡」中分裂。「現在這個家，你可以隨時來，如果有一天我換了門鎖，你就別再來了」——情人杜若最後的這番話耐人尋味：習慣了在暗角裡匍匐前行的他，在「現在」和「如果」之間該如何抉擇？「換了門鎖」之後就能治得了他內心的傷口嗎？靈魂就在作家的掌心與指尖，悲傷和糾結則來自精細的雕刻，蔣一談並不想就此認真作答。

蔣一談頗為「無情」的地方，就是善於發現人（尤其是失敗者）的難堪處境。《透明》的扉頁上有一句話，「只有認命，才能保有尊嚴」，悲觀情緒濃厚。與「80後」、「70後」作家朋友相聚，很多次蔣一談聽到他們說，「你太悲觀了」。他反駁，「認命不是說要對命運跪拜，指的是認知命運，同時坦然面對、承受、理解。」誠然，造物主賜予人類最沉重的罪與罰，就是生與死。只要作家有足夠的智慧，你可以從任何一種人生看到苦难和希望。看到了，或許你才可以放下你的審判心，俯身拾起你寬大無邊的同情心。

文：韓浩月

書評

《飄窗》：知識分子的窗外飄着什麼？

劉心武新近出版了被命名為「二十年來首部現實主義長篇小說」的《飄窗》，這部小說很容易令讀者想起余華去年出版的「現實主義力作」《第七天》，兩部小說的共同之處是將視線投向了底層人的生活與命運，在素材選擇方面都緊跟熱點，不同之處是劉心武對社會新聞的處理方式是，仍然保持了文學與現實的必要距離。

作為書名，《飄窗》是一個用意明顯的意象，主人公薛去疾常透過自家的飄窗，去觀察城市街道兩旁的百姓生活景象，「飄窗」在故事中起到了阻隔作用——維持了薛去疾作為知識分子的尊嚴與矜持；同時，「飄窗」在故事中更像一台液晶電視，這台「電視」中播出的內容，世俗、沉重、有真實有虛假，有實意有虛情，它比電視劇精彩，精彩到令人驚懼。

在這部握在手裡並不厚重的小說中，竟然有近一百個人物出場，這不由讓人想到，在《紅樓夢》研究領域作為專家的劉心武，在寫作《飄窗》時使用了《紅樓夢》的筆法，人物雖多，但關係並不複雜，如同書中將「飄窗」外的市井世界描述為「清明上河圖」一樣，一眼即可看清楚，只是，這幅現代「清明上河圖」裡，看到的繁華與熱鬧都是表象，內裡盡是悲涼與傷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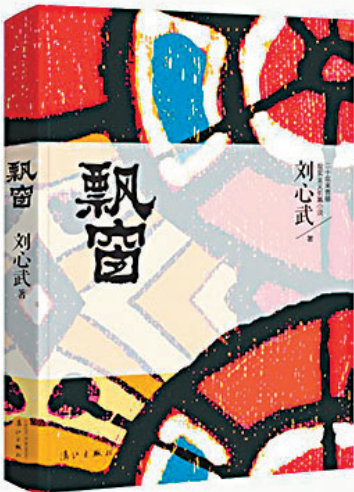
「通過六個人可以結識世界上任何人」，這個說法被形容為六度空間理論，《飄窗》中的諸多人物關係，就可以用六度空間理論可以形容，在這個六度空間裡，薛去疾是中間人，向上，他銜接的是政協委員、文學界大人物、高官子女等等，向下，他認識的人又包括歌廳小姐、水果攤販、小區電工、保安等等。在書中，作者使用了「社會填充物」的說法，來形容各個階層中間那些無足輕重的人，按照書中人物

的說法，沒了「社會填充物」，達官顯貴們也就沒了什麼優越感，這樣的形容，真實又犀利，有一語道破的暢快感，但琢磨起來也頗令人胸悶。

套用電影常用的一個術語，《飄窗》寫的是「群戲」，除了薛去疾是絕對的男一號（他同時也擔任了故事導遊這個角色），其他的一二十位配角的情節篇幅大致相同，這些角色將人們於市井之間所能見到的人物一網打盡，剩餘的那些「客串角色」隨時保持出場的狀態，只待作者一聲召喚，便站立於文字當中，向讀者講述他們的故事，這些故事，每個人都耳熟能詳。

講述社會百態、人生百味是《飄窗》的「主旋律」，但能給讀者帶來震撼感的，卻是作者對知識分子命運的描寫，薛去疾有着知識分子的驕傲與清高，也有着知識分子的妥協與膽小，他以俯視的眼光打量一切，但卻盡力保持着知識分子式的本真與善良。他與黑社會頭目的保鏢龐奇的「忘年交」故事，曾是整部小說裡最溫暖的橋段，但這種之令人意外，可以視為劉心武對知識分子命運的一種反思。

知識分子的窗外究竟飄着什麼？《飄窗》給出的答案是，窗外的社會充滿着交易與潛規則，窗外的空氣遊蕩着弱肉強食的氣息，窗外的人們如同被操縱的木偶，每個人都被按在原地，被一雙無形之手驅趕着疲於奔命……那麼，窗內的知識分子就能躲得開窗外的



《飄窗》
作者：劉心武
出版：漓江出版社（2014年6月）

紛擾嗎？故事的結局是明顯的：不能。

《飄窗》中的知識分子之死，是死於尊嚴的喪失，死於大環境的壓迫，而龐奇由一個良心未泯的保鏢，一個有愛情、有未來的青年，變成一個殺人犯，則是因為內心那份期望的泯滅。在龐奇看來，薛去疾有着完美形象，不但是他的人生導師，也是他的精神支撐，他龐奇可以自恃賤命一條，但薛去疾卻不可以喪失人格，書中悲劇有無數種，但薛去疾與龐奇的悲劇卻如同

《拍案驚奇》，它突兀又耐人尋味，它令人懷疑其合理性程度，又不得不承認，如果失去這個情節，《飄窗》也會失去其最厚重的分量。

久離長篇小說創作的劉心武，小說語言依然嫺熟，對新興事物的了解以及對新鮮詞彙的運用，也讓《飄窗》散發着蒸騰的時代氣息，只是，可能限於篇幅原因，諸多角色沒能展開描寫，讀起來有走馬觀火之嫌，人物轉場速度過快，也需要讀者讀慢一些以便能記住人名。葉兆言最近在一次訪談中說，作家寫不好當下是無能，但通過《飄窗》，還是可以看到，作家是能夠寫好當下的，《飄窗》即是反應當下的一部現實主義力作，它的創作姿態要超過故事本身，它埋藏於故事裡的審視，更是體現出一位作家的清醒。

書介

圖文：草草

憂傷向誰傾訴

作者：鍾文音
出版：大田出版



一座城市。一聲召喚。三個憂傷的靈魂。這是記憶與紀行之書，也是倫敦微攝影之旅。這是，鍾文音與詩人普拉斯、作家吳爾芙的綿密對話。這是生命的第幾場異鄉呢？時時刻刻，踏着前行者的步伐，帶着想像與情懷，帶着憂傷和歡愉，從童年，性別，寫作，愛情，異鄉為起點，以孤獨，決離，靜默為終點，女子們熱

烈情感在字裡行間飛揚，過往與現刻有了雙重，三重，四重，多重對話，旅途上，分不清誰是普拉斯，誰是吳爾芙，或者誰是鍾文音……

阿媽

作者：陳曉蕾
出版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



對作者曉蕾來說，寫「媽媽」無疑是她的一大挑戰，當中要處理的感情可能比她寫任何一篇調查報道文章還要來得費力。但曉蕾也不愧是寫人物專訪的高手，在別人的故事中，她擅於發掘那些隱藏其中的情感。曉蕾以其記者觸角，發掘受訪者這份埋藏於心的情感，將之呈現，是最原始且忠於原者的。不渲染，不埋藏，卻最感動人心。

謬拉老師上學去

作者：菲利普·穆勒
譯者：林繼谷
出版：新經典圖文傳播



原來，教學不一定是春風化雨，更可能是身陷真實上演的大戰現場。身為非正規教師教育體系出身的穆勒，在擔任代課老師的第一天就經歷震撼教育。學生們吵鬧打架、程度落後、移民的文化與價值觀差異的衝擊、僵化的教育制度等等，使得穆勒必須見招拆招。在跌跌撞撞的過程中，儘管偶

而崩潰、心灰意冷，卻漸漸了解眼前這些被家長、家庭、學校、社會忽略的孩子們。透過自己的親身經驗，穆勒相信唯一能衝破這些看似環環相扣、盤根錯節疑難的，是第一線上老師的堅持。因為，能幫助弱勢孩子的地方就是學校。

忽然一陣敲門聲

作者：艾加·凱磊
譯者：王欣欣
出版：寂寞出版



是什麼樣的故事，讓人不惜拿槍抵着小說家的腦袋，甚至把他五花大綁，只為了再聽一個？獲獎連連的以色列小說家艾加·凱磊，以本書征服了全球讀者，橫掃美國八大權威媒體選書榜。他筆下已有近50個故事改編為電影，堪稱各界創作者最靚的靈感來源。開場故事〈忽然一陣敲門聲〉描寫小說家遇上歹徒敲門要脅：

「生活苦悶，快給我講一個故事來逃離現實！」點出了「好故事是生活的必需品」，有如凱磊的創作自序。故事皆以日常處境切入，佐以創意連連的情節，短至800字，長達1萬字，以極為罕見的文字魔力，為苦悶現實召喚改變的可能。

希特勒回來了！

作者：帖木兒·魏穆斯
譯者：管中琪
出版：野人文化



希特勒回來了！這回不打閃電戰，他要用電視和網路橫掃全世界！1945年以來，有許多關於希特勒下落的傳說。但他不是死於柏林地堡爆炸，也沒有藏身南美洲，2011年夏天，希特勒醒來了，置身景物不再熟悉的柏林街頭。親信不在身邊，帝國總理府不見蹤跡，而且土耳其人滿街跑，波蘭依舊存在，德國現在是女總理當家……希特勒原先認識的世界已徹底改變……希特勒與納粹一直是德國的禁忌，作者卻將他塑造造成無害的小丑，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挑戰讀者的底線；並透過希特勒，觀察媒體如何被善用與濫用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~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vp@gmail.com